

韓非子翼毛

卷首

韓非子翼義序

韓子名非韓之諸公子也其爲學也原於道德貴乎
無爲務在喻人主夫入世之道以羣臣所陳言授之
名以其名責其形形當其名名當其形則賞尤不當
其名名不當其形則罰故曰形名之學以形名爲刑
罰之刑訛也其爲言也非儒術而倍先王絕文學而
蠱詩書其故何哉治亂異政勢政術不同古今殊時禮
法不一昔者孔子之時周室陵遲皇綱絕紐強大派
并小弱裂缺上下僭亂華戎交侵於是齊桓匡救於



以

前晉文糾逖於後故德化雖衰神器未遷舊章典禮
猶有存焉孔子觀乎周道之可復興也故陳文武之
道明周召之業講之周禮考諸先王以干時君然終
莫之用故有從周之言而爲東周之歎矣若夫當韓
子之時七雄竦峙二周顛覆典禮廢壞無節節之文
雅樂分崩無洋洋之美胡服之議興而冕端之制廢
首級之功立而揖讓之禮熄何法服之可服何法信
之可道故當世之所務適時宜而察事情覈實用而
去浮華禁末作而勸本事變汚俗而更舊染此所以

處方今之世而爲當時之治也然世儒不知妄託仲
尼之迹空言先王之法口說堯舜之道虛論湯武之
義

當今之時而急古之務處極亂之世而
道至治之跡譬之猶失火之家釋其綆缶姑聞父書
而索救火也父書雖可尊也無逮於救火矣夫先王
之法父書也七雄之時失火也法術之言綆缶也然
則當時之治豈可盡廢法術之言而一聞先王之法

哉其不可亦明矣故韓子孤憤於斯詆訐指駁無所
避諱延及先聖時嘗前賢自爾以來仁秦據韓子之
書祖商鞅之故刻滅墳典難除聖籍猶紳先生懲其
若此酸鼻疾之極口斥之夫縉紳先生先入于文雅
之門優游乎禮樂之場漸積之後初規形名故顛越
乎峻嚴眩耀乎高疑前論爲主後言見擴學斯道者
嫌乎少恩脩斯術者疑乎慘礫以爲妨於仁義而害
於詩書故鮮有敢爲之注解焉者矣幸免其覆轍而
僅存于今者實賴昭烈一言之勅與武侯手寫之勸

順

耳適有舊注亦時遺闕使讀者惘若無所據援余爲
慨焉疑思久而久矣嗟夫生於千歲之下覽於千歲
之上加之篆隸轉移亥豕謬舛舊典古志豈易讀哉
況淺學寡聞固不足以致悉備故據依前輩所述舊
聞徵諸經傳考諸史子比其文義通其訓詁乃爲之
解圖名曰韓非子翼毳翼者如鳥之羽翼言左右
成其義也班氏有言曰道混成而自然術同原而分
流余欲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毳者鳥腹毛也去之無
損於翰增之無益於飛同異訛謬涉於嫌疑俱載與

存街談巷說裨於斯書輒采隨筆勤勤懇懇不厭其繁使疏通廣心之人涉獵揚榘之士斟酌於是有可以采耶資而擇焉直省旁搜之囿勞耳按史記韓非傳曰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云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曰云云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據秦王是言則此書已在韓子入於秦之前矣何得首有初見秦存韓二篇哉韓子入於秦之後亦爲李斯所害又何得有此二篇哉余是以不取此二篇且初見秦篇曰臣昧死言所以亡韓又曰一舉而韓不亡大王斬臣以徇夫韓子韓之諸公子也然以亡韓爲事何宗國之不問哉夫人之思故常情也韓子獨無情哉其人也雖少思凶亦必不以亡宗國之言說初見之秦王矣若夫果以是說之耶必見疑

之數也豈說難之義也哉假令實有是事然亦必不以亡宗國之言爲首篇矣其可疑一矣若夫存韓篇則韓子之說弗成李斯之議未可知也其卒也韓說身敗斯遊遂成韓子何彰己之媿屬諸次篇哉其可疑二矣首載亡韓之言次紀存韓之事一人之書一書之中一亡一存乍秦乍韓何其無特操哉與其可疑三矣且縱衡之說攻伐之事秦儀之所爲而非韓子之所脩也其可疑四矣戰國策以初見秦爲張儀書其可疑五矣又且此二篇史官記事之體而非憤士

著書之旨也以是觀之此二篇蓋一時好事者或以二事冠書首以序韓子事後人不辨列之篇目矣今更附于卷端以難言爲首篇凡五十三篇附二篇右有度揚權說難飾邪說疑詭使八說八經心度制分諸篇焉馬背馳帝席成羣其難解釋者亦不敢牽強至于姓氏名號地理道方極多闕如以俟來哲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夫形名法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深者言不能道道之微者書不

能載若之何可發蘊奧哉雖然余退食之暇聊勉
於此書是以忘其固陋敢布膚淺後之君子質之罪
焉不敢辭鈇鉞

天明癸卯五月

福山太田方撰

韓非子翼毳目錄

附錄

初見秦

存韓

第一卷

難言第一

愛臣第二

主道第三

第二卷

有度第四

二柄第五

揚權第六

八姦第七

第三卷

十過第八

第四卷

孤憤第九

說難第十

和氏第十一

姦劫殺臣第十二殺本文作弑

第五卷

亡徵第十三

三守第十四

備內第十五

南面第十六

飾邪第十七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二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三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四

難二第三十五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六

難四第三十七

第十七卷

難勢第三十八

問辯第三十九

問田第四十

定法第四十一

說疑第四十二

詭使第四十三

第十八卷

六反四十四

八說第四十五

八經第四十六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七

顯學第四十八

第二十卷

忠孝第四十九

人主第五十

第六卷

解老第十八

第七卷

喻老第十九

說林上第二十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一

觀行第二十二

安危第二十三

守道第二十四

用人第二十五

功名第二十六

大體第二十七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二十八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二十九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一

第十三卷

飾令第五十一

心度第五十二

制分第五十三

韓非子翼毳目錄終

史記韓非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士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

林上脫說字

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

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積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

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
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
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
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

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
澤旣渥深言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
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
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壞其子曰不築且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人失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
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
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別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
為母之故而犯別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念一作喻及彌子
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

我以其餘桃

一作桃餘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
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
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
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
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
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

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蘇軾韓非論曰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
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
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
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小足以勸禮樂不
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
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諄非求為其死而
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
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
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不足以為仁而不仁
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
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
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小物然
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大史遷曰申子
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
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
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
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本何其不為之所也

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
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
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
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
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
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
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
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
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
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
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
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憾於中矣豈復
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
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
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
深悲之歟

揚慎孔明寫申韓書論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
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史輔導少主而乃
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
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
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
子貴輕重慎權衡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
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
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
主臨終勅後主曰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
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
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
問欲知其權畧知謀何如耳然則孝之見蓋與
孔明合而後主之觀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
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劉勰文心彫龍曰慎到析密
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韓之
書益大智意可觀誦之

吳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
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
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
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
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
於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畧曰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
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躋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
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
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
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
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
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嗚呼士不遇視時以
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
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氏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
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己
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遠
一且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
送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
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
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
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
而異端之說遂主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具在而
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
及乘白馬之賦而藉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
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
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 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
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齊而絀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
言王日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
以爲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
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 鄭人爭年者

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
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
主父施鈞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長五
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
鑿磧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而人反以
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韓非子附錄翼毳

史記韓非傳 并總評終

韓非子附錄翼毳

日本 福山 太田方解

初見秦

此篇戰國策為張儀所見秦王章惠按篇中有亡韓親齊燕之語少知當時

從人為齊燕說秦矣斷非韓子之說也故今更為附錄

秦策作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戰國策聞之字不智不忠

且有為言

凡言聞者大抵

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

不當

戰國策作

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以下言

所傳也此

唯大王裁其罪

策無唯字

臣聞是

聞天下陰燕陽魏

舊燕北故日

連荆固齊收韓而

韓非子附錄

全齊活版

戰國策卷之六

成從從將客反策攻下有餘字無而寧○物氏曰趙為將

西面戰國策以與秦強為難戰國策無強字秦強倒錯臣竊笑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戰國策吳注韓作二亡與

而天下因諸侯皆得此道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止者亡一本是下有以逆頓者亡今天

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戰國策注府文書藏庫

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戰國策其頓首戴羽為將軍

斷死於前不至千人一本無其頓首以下十六字

頓也轉轉相訓頓亦可訓置也楚辭云樹桂羅以

也尉繚子經卒令云前一五行置章於前也

云曼胡之纓疏謂屯頭林額也屯頓音通或曰頓

頓頓謂兜鍪也戴羽尉繚子經卒令云左軍蒼旗平

戴蒼羽是也晉語曰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

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注羽鳥羽繫於背若

今軍將負耗博雅雅兜鍪蓋上飾文選別賦曰負羽從

軍羽從賦曰蒙楯負羽如漢虎賁中郎將戴鶡尾斷

義同內諸說曰斷講戰國秦策作必講斷死於前

者言決死於未戰之前也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者

謂平生已定死也左哀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因

云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殲陳子行命其徒其含

△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

全齊活版

スナ書名ノ
カク手例
シ

爾雅釋詁
勤也

不能故也句○難篇曰行人燭過言賞則不與言罰

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策信作行無

東諸侯所以弱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國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非○今秦以下應上

文悉言所聞即言秦所以強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

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注事為也任也言賞罰明

故嘗有功者欲復立功嘗無功者亦自厲欲除其醜

是以有功者無功者皆以武相勸厲為己任事也左

哀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曰宗子與問丘明

相厲也注相勸厲出其父母懷衽之中戰國策衽作

致死即足相字策此耳聞戰戰國策無耳字一

生未嘗見寇策此耳聞戰戰國策無耳字一

足徒褐犯白刃蹈鑪炭戰國策無耳字一

己故乃號天頓足漢書揚雄傳云頓足起雞後漢書

夏馥傳云頓足而歎注同累足重足是言重子累足

踊躍樂戰鬪也徒褐史記張儀傳云秦人捐甲徒

以趨敵博雅云徒褐祖也禮中庸云白可蹈也蹈

鑪炭墨子備梯篇云五步一窟門有鑪炭淮南齊俗

訓云秦劫注皆治具說苑云齊兵至莒城下莒

人以炭置地隰侯重仗盾伏炭華舟如斷死於前者

勇

皆是也戰國策皆作比比二字皆是者物氏曰論

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言秦卒必死諸侯之卒

必生固不敵之數也尉繚子云一武仗劍擊於市萬

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

何則必死與必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戰

策無死字○是無他故上貴人奮死故夫一人奮死

也貴奮死者越王勾踐式怒龜是也

全齊活版

戰國策卷之六

可以對十戰國策無一火奮死四字對作合吳注合一作勝白虎通云一人必死當十人

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

下矣戰國策對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戰國策地有下

斷補方數千里那國之廣輪不方正故截長續短乃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墨子古者湯封於亳名師數

十百萬名師言軍部有名號也六韜練士篇云軍中

之士是也存韓篇所謂陷銳之卒者秦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戰國策以此與天下戰國策

與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萬人奮可以剋天下矣

有餘於取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

嘗不破戰國策故作知開地數十里此其大功也其

作甚戰國策同秦自然而兵甲頓頓壞也言不利

今不似以士民病蓄積索索盡田疇荒左太冲三都

孟子注一井曰疇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

不成此無異故無他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戰國

其忠臣敢言之戰國策之作往昔相敢冒昧也也

議其姦於王前雖然往者戰國策齊南破荆東破宋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使一作仗戰國策魏下有

戰國策卷之六

作臣敢言往者昔者

全齊活版

氏曰荀子說閔王事曰強南足以破楚中足以舉宋

西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楊倂日史記齊閔王二十

三年與秦敗楚平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八年伐

宋宋王死於溫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

戰國策東作中注土地廣而兵強戰國策戰克攻取

使兩國從其役也

詔令天下吳注詔告命也是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

限戰國策無齊之二字戰國策云燕王曰吾聞齊

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注濟水色至清尚書人傳云

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積也左傳云周詩有之

日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思魏都賦云清古如濟濁

醪如河杜甫詩濁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周

河終不汙清濟顯王十八年

齊築房以為長城博物志云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

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史記蘇秦傳注北盧有防

門又有長城東至海齊五戰之國也言五戰五勝之

後志注防門即鉅防

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曰四面及中受兵史記趙世家

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物氏曰吳注非也

齊地偏東不可一戰不剋而無齊無一作不言由

是觀之由上一夫戰者為乘之存亡也且聞之聞上一

臣曰削迹無遺根戰國策作削迹根四字○蒲阪

字戰國策作削迹莊子云孔子削迹於衛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舊說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

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都郢楚取洞庭鮑云楊州記太

名震澤一五湖詳喻江南鮑云即漢志所荆王君臣

亡走戰國策無東服於陳戰國策服作伏○物氏曰

氏曰荀子云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

於陳蔡之間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

全齊活版

名震澤一五湖

名洞庭

亡走

東服於陳

取洞庭

荆王君臣

物氏曰

全齊活版

我鄢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

荆以兵賄荆可舉戰國策注拔其國荆可舉則民足

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戰國策無以字弱作強是也當時之勢利於親

齊燕故下有戰國策注作陵中以凌三晉戰國策注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戰國策注四鄰諸侯可朝也

戰國策注戰國策注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國

策無復戰國策無得令荆人得收亡國戰國策無得聚散民立社

稷主置宗廟令戰國策無稷字○主禮郊特性云將

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令掌陵園者如漢大廟令祠

祀令玉海云嘉祐元年十二月置戰國策注率天下西面以與

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戰國策以失作天

下又比周而軍華下戰國策又比周作有比志○華

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戰國策大王以詔破之戰國策

○物氏曰此出於王獨戰國策作兵至梁郭下戰國策作圍梁

數旬梁魏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戰國策注梁以

舉魏則荆趙之意絕戰國策意作志○戰國策注魏

則二國戰國策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戰國策

無疑戰國策東以弱齊燕戰國策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

字戰國策東以弱齊燕戰國策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戰國策無復為二字令魏氏反收

亡國戰國策無反字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一無令字戰國策同

非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穰侯

魏冉秦相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說穰侯營私邑謀

秦故曰兩國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戰國策疲作潞霸王之名

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

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四國之人僑居寄託故曰雜

其民輕而難用也四通之國其民大抵伶號令不治

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四方受敵國下不能盡其民力戰國策下

作上是也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萌與氓通田民也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史記世家趙考成王四年

韓上黨守馮亭降趙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大王以詔

破之詔一作詐非拔武安史記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戰當國策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

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史記白起傳云

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云云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然則邯鄲不

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戰國策筦作完非無山東二字○物氏曰秦策范睢日章

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一作踰羊腸降

同○史記魏世家云通韓上黨於共寧正義曰甯懷州修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羊腸趙世家注太行山坂道名代四寸六縣上黨七十縣不

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戰國策四作三十士此二字秦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戰國策無

下有之字畢作已一本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戰國策無反字○畢當作

施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必聲之誤也史記趙世家注云東陽先屬衛今屬趙當時之勢利於親齊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戰國策亡上有必字○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滿阪氏曰詩傳壞靈魏拔荆戰國策東以弱齊強燕拔作挾強字○依上文當作強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戰國策沃作流○史記蘇秦傳云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灌外也陽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戰國策無是也字

大王垂拱以須之戰國策無之字拱作天下徧隨而服矣戰國策作續注以繩次物曰編恐非是也

之名可成是下脫也四鄰諸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

復與趙氏為和戰國策無復字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

霸王之業戰國策無夫弃字地曾不可得戰國策曾作尊乃

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

當霸而不霸戰國策無然而字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戰國

策無以字量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戰國

知秦智之多少量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戰國

策無士卒二字量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戰國

引軍而退既息民繕兵復伐趙不利強起武安君武

安君不肯更使王鮪代王陵戰國策負弩作兵怒非

趙圍邯鄲七月而不下戰國策負弩作兵怒非

戰竦而却戰國策作慄吳注引却作澤澤釋字之誤

戰悚考聲云心戰國策作慄吳注引却作澤澤釋字之誤

不安也驚也戰國策作慄吳注引却作澤澤釋字之誤

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

乘

并於李下退一作復李一作季戰國策同鮑山河內

并與屏通孫子云并敵一向戰國策云五國伐

秦義渠之君大敗秦人於李下蓋言此時矣李

帛之下曰李下者猶云破芒卯於華陽之下曰破芒卯於華下也

大玉又并軍而至

與戰戰國策不能尅之也戰國策作非能厚勝之也

發軍更王鮪代王陵云死又不能及運罷而去運

功者多而弗下是時之事也死又不能及運罷而去運

作軍用戰國策作又交罷去周書史

記解云民運於下汴運亂移也愚謂移弛也

天下

固量秦力三矣量上脫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計兵

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戰國策作

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依舊說則能當作難

內者

幾豈古通用舊說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

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依舊說則能當作難

內者

幾豈古通用舊說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

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依舊說則能當作難

內者

幾豈古通用舊說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

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依舊說則能當作難

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

皆比意甚固戰國策無皆字意作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

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戰國策無日字淮南子引堯戒曰戰戰栗栗

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黃帝中紀錄云子

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至夕兢兢慄

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賈誼新書執事

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機疏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與是同意說苑

說叢篇云戰戰栗栗日慎其事博雅云戰戰栗栗懼

也苟慎其道荀若湯盤銘苟日新之苟漢書董仲舒傳云堯兢兢日行其道愚按苟訓誠誠

非忠誠之誠猶姑也先也不天下可有戰國策有問

訾前後不擇可否偷為之意

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書云

紂有億兆夷人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億兆恰百萬

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

戰國策將率作師甲兵作將溪作谷谿作水○左右

謂左右軍也內儲說篇云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

人淇水竭而洹水不流詩竹竿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世本古義云淇水出相州

林慮縣東流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方

按殷都之右於周為左故曰左飲廣輿記云淇屬彰

德府古朝歌地史記項羽紀汴噴曰洹水在今安陽

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通雅云洹戶千切

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國策千下有領字○韋昭吳

語注素甲白甲也武王在喪服故素甲也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

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戰國策夜作日無而破之而傷上有不字非○國謂

城郭也周禮鄉大夫職注鄭玄曰城郭中也知伯率三國之眾韓魏與智伯之兵也

韓魏與智伯之兵也

全齋活版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稱主

決水而灌之三月

戰國策作

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鑽龜

戰國策鑽作錯非荀子王制篇云鑽龜陳卦文選

注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

筮

戰國策作數策

占兆

灼龜折處曰兆周禮大卜三兆

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何國可降占卜問利害之

辭乃使其臣張孟談

戰國策乃作而無其臣二字

於是乃潛行而

出四面盡水故潛行

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

戰國

策是下有

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

戰國策復初作成功智伯率韓魏

攻趙事見十過篇故此不說

今秦地折長補短

戰國策補作續

方數千里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

此上一有以字戰國策兼下有而字臣

昧死

昧冒也冒死敢言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漢書注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

書當昧犯死罪而漢遂遵之

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

趙亡韓

戰國策無願字破上有舉字

臣荆魏親齊燕

戰國策注二國去秦遠未

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侯二國獨後亡以此故

以成霸王之名朝四

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

戰國策誠作試尉繚子將理篇云試聽臣之術

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

狗國戰國策國上有於字

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戰國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一

本為下別有為字或曰綱目引為上有成字

存韓張榜曰非之說多踈而為韓之情亦甚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目而發非隱情

死

以張儀為范 昨亦誤矣

如觀此豈非既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即然不宜在韓子書中王志遠合雅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則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愚謂張程二氏之言允當矣然舉韓之論在初見秦非在存韓也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扞戶旦反又音幹蔽必世反○毛詩釋文

干城爾雅干扞也孫炎注干楯所以自蔽扞也管子乘馬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注蔽所以捍車馬呂覽貴

直犀蔽犀櫓難篇犀楯犀櫓韓策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馮行淮南人間越王勾踐卑下吳王居為

隱蔽而戰為拜行史田敬仲世家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為薦薦薦皆所以藉世家趙之於齊楚扞蔽也

席祥易之與席通薦作回反

五葉曰薦莞曰席

下云發席傅薦王子年拾遺記因周穆王秦特出銳

師取韓地而隨之秦獨強而敵于五國故曰特或曰時字之誤取如吾田疇而

伍之之取言秦出師取韓兵賦以隨其後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

於言韓也每隨秦出故為天下所怨且夫韓入

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

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從徒蘇秦之徒平合從者欲贅

天下之兵詩桑柔傳主贅屬疏云贅猶綴也謂繫綴其耆老而屬之云云孟子曰屬其耆老書傳云贅

廟言秦強則諸侯滅秦趙明辨是說以合從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

趙故明著秦則諸侯滅以示天下

也秦在西故曰西面物氏今釋趙之患而壞內臣之

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佩文韻府九屑引擊

天下故四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守字又

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有一作存守今伐韓未

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

兵矣權秦權也我亦秦也摧中松柏摧之摧與下文

史楚世家兵銓蓋田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

據齊以固其原本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資本價

如川之有原也也助本

財貨於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

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

卒陷讀若矛之利莫不陷之陷闕八也百陳勇銳之

慙於野戰慙一作勤負任之旅罷於內攻濟類編云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

給車荷子宥坐篇云任負車登焉注任負車任重之

甲士死於軍族中十罷於轉漕禮少儀師役曰罷內

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

萬以為三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則合羣苦

△摧但回及又千計
及又祖卧及○

△運轉輜重之
泉

弱以敵言合羣苦弱懼而共二萬乘二萬乘齊趙也

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是楚魏共趙也注

與魏共攻之此言連合韓魏足以敵秦而復與齊趙

共從親則非所以亡趙之心也舊說非秦滅趙之初

趙益強矣非所以亡趙之心也物氏曰秦本心

欲離從孤趙均如貴人之計均一作臣均同也

而後圖也均如者不定之辭也

語也猶即也即亦如也戰國策云猶之如是也說苑

如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均如鈞若猶之

如皆同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質一作贊非為質

為天下兵所摧矣說林篇去君何釋以陛下蔡邕獨

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陛下斷云陛

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

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

斥天子故呼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

下者而告之

詩江有汜云不我以箋以猶與也碎裂也言陛下雖

與金石俱相弊壞之壽也則兼并天下之日未也

史索隱引三卷那注贊聖樞也

齊策下各與天壤相敵也史相作俱

質猶二及

法言古也

均同也

均一作臣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均同也

蒲段氏曰韓當作趙字之誤伐韓則趙強伐趙則秦強成敗強弱在此一舉

衡敵等衡平下屬讀非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

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

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

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

之心至殆也我一作伐非○物氏曰見二疎非所以

強於諸侯也見物氏曰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

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一本攻上有夫字聞一作間

者聞焉不可悔也也以上韓子之詞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

可舉下一本詔以云云提頭無下書字句下更有臣斯字○詔以上書之言下議之也此記者之

詞也下字或臣斯甚以為不然斯者斯秦丞相也秦之有韓

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史記趙雖傳云秦之有韓也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虛處則恢然腹也然

有變其為秦患者熟大於韓乎虛處則恢然腹也然

字下屬或曰虛虛通言高燥之地也處如木處之處

則端慄懼恢然也讀若根核之核博雅云苦也言

有心腹之病者居高燥之地感于風氣則腹內若核

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內經云風氣

濕氣勝者為著痺注著痺重著不移濕從上化詔文

因痺濕病也靈樞四時氣云著痺不去久寒不已取

呂覽盡數鬱處腹則為張為府

△莊子盜跖亟去走歸釋文亟紀力及急也本或作極不學子范曾

公詩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躡陳送音

韓非子集解 卷第 全齊活版

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

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荆蘇秦臣名前是使齊說與趙絕之事未知成否也

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

悉趙而應二萬乘也二萬乘齊趙也蒲阪氏曰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悉起其兵也

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

為腹心之病而發矣專於齊趙譬如極走也韓與荆有謀諸侯

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書秦誓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肴

孔傳云峭晉要塞蒲阪氏曰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峭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吳

注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

日鮑云函峭地近二說未知孰是俱載待考非之來也大必不以其能存

韓也為重於韓也一作本無不字似是言非之來也

者為存韓小者為其身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鈞利於秦

後漢書黨錮傳注引非作辯秦下有也字而以韓利闕陛下舊說闕陛下之意因隙而

入說以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韓非見重此自便

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舊說文絕

或曰言字絕句當作靡其辯才亦過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

淫過也言惑亂之也賈誼新書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因不詳察事情

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

八見之見野史
下見因同○

韓

事秦為計矣舊說疑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

王見入來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內一作囚遣一作

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可深割也留韓

所以要韓地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

於境上而未名所之象武秦臣名言觀軍於境則齊

人懼而從蘇之計蘇之計言是我兵未出而勁韓

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入

狐疑此事聞於諸侯則趙懼荆疑漢書賈誼必有忠

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言陛下聽臣愚忠之計則

必有忠計文評
蒲阪氏曰言筆
秦為計也自秦
而言故曰忠計
或曰

諸侯可蠶食而盡史記趙世家注蠶趙氏可得與敵

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察一作審以秦遂

遣斯使韓也是林記者李斯往詔韓王一本李斯往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

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

時一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

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班列君臣相保者以世世

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案史記年表

國共擊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先謂率為先導也

不勝而還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先謂率為先導也

韓非子卷首 卷首 全齊活版

與字之誤魏世家云今韓云云請為天下鴈行頓刃

韓世家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關秦傳云

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敵其後同心旅進之義戰

國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羊祐賦

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即是禮王以嚮秦軍於闕下

矣闕一作關是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

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

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

秦物氏曰初韓以秦為不義後國與秦為兄弟今又

背秦此即所謂展轉不可知者也愚按物氏本

蓋兄上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有為字戰國策注展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內儲說重

戰國策注展闕于為趙

上地守又同篇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高誘淮南

注上地美地也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注為

美地愚按荀子議兵篇云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楊倞

注上地上黨之地釋名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最

高故曰上黨也戰國趙策因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

注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然則上是高義蓋楊劉

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

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一本更有欲其勢必先韓無志也

而後秦且臣聞之屠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使者所憂

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物

皆送也日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

使於韓蓋謂秦待韓意殷也也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襲重使韓復有亡地之

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

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

耶逆迎也言非所以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

就菹戮楚辭九章比干菹醢國韓策曰其姊不避

於市注願陛下有意焉有意謂今殺臣於韓則大王

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

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

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

於耳聲待度反音聞於北堂周禮族師若作民云云以鼓鐸

職司馬振鐸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先時韓與五國共伐秦敗則五今

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夫字衍反掖

韓非子集解

管子小稱處者
年四子作難圖
公一室不得也

也猶言蕭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積

聚也前韓子曰修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守備戒強敵

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道不通滅故今折其言曰城盡聚散而

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勢下一左右計之者不用瀕陛

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

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

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

陛下有計也因一作固非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

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

之而賜臣報決

佩文韻府九屑決韻賜作使○後漢書百官志云歲因計上宗室各籍若

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穆天子傳云報突于大次注報猶反也

110X
610
21

韓非子附錄翼毳終

UAXU

韓非子附錄翼毳終

十一



110X
610
21